



## 穩妥之地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本文選自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信心家庭早崇拜的一段談話，之前的讀經是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主有一次針對一項我容易犯的錯誤警戒我。那時我打定主意要做醒，打定主意不要犯那個錯。可是過一段時間，我還是犯了。現在主警戒我說：「你為何不現在為著你的需要，好好花一段時間和耶穌在一起？」很顯然我一定覺得我夠強壯，所以沒這樣做。「自己以為站立得穩的，需要謹慎，免得跌倒。」這似乎是我們最大的試探——覺得我們站得穩。

我發現有那麼多人是在他們得到最大祝福時，跌了最大一跤。看看希西家這個

在天上有一極大名聲的人。聖經說沒有人像他那樣信靠主，之前沒有，之後也沒有。他一次又一次得勝，而且是大大得勝，大到全世界都注意。神尊重這人，讓太陽為他退後，之後又聽他的禱告而奇妙的醫治了他。當他得醫治後，他宣告說他要開始甦醒，要非常小心：「我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可是神就在此移開了保護的籬笆。

神在我們周圍都安放了一道籬笆保護我們。我們倒以為是我們強壯，接著就變得志得意滿，以為我們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以為我們很屬靈了。這是極大的危險。屬靈驕傲是我們所能犯的各種驕傲中最糟糕的一種，而且除非我們真實從耶穌基督得幫助，低伏在耶穌腳前，否則我們一直都在這危險之中。

在此希西家就有這危險，而且重重跌了一跤。他落入驕傲的罪，招致神的忿怒，整個國家都受影響。聖經說：「神離開他。」為什麼？「為要知道他心中所存的。」希西家沒有從他所得的一切祝福中認出這件事來。他必須行經一段幽谷——一段看似神棄絕他的路程。他就是在此發現他心中所存的是什麼。如果有朝一日神把我放一邊不管，我會怎樣？我註定會失敗，除非我一直在所行的路上敬畏神。「敬畏便是穩妥」。

主非常堅持在這末日我們要學這偉大的功課——常常儆醒。「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兩千年來，這一直是神對教會的命令。為什麼？神為什麼那樣堅持要我們儆醒？因為魔鬼也堅持不放棄迷惑人的機會。我相信神在啟示錄給我們七封給教會的信，是要叫我們體認有怎樣一股迷惑人的洪流正來到世上，要

試探神的聖徒中特選的那批，看看能否有機會摧毀他們。我們當然了解這是黑暗掌權的時候，神容許魔鬼多次篩我們好像篩麥子一般，但神是信實的，必不叫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可是當我們感覺安全的時候，那絕對是危險時刻，絕對是。我們在所行的路上需一直那樣敬畏神。

初代教會凡事敬畏神，蒙聖靈的安慰，就得了造就。我們應該仰望神不打折扣，好讓我們心中對神話語的戰兢一直保持新鮮——一直以敬畏神的心行事。一直敬畏神的人有福了——不只是想到我可能會犯錯，而是要知道除非耶穌基督扶持我，除非我小心跟隨我的神，除非我確定沒有什麼事攔阻我和我救主之間的交通，否則我必然跌倒。神要幫助我們。神已經賜下聖靈作我們心靈的守望者。當我們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時，神會護衛我們，保守我們，並把我們無瑕無疵地放在祂榮耀同在的大喜樂中。

我們應該為聖經中給我們許許多多的警戒而感謝神，其中尤其是希伯來書。有些人一直想辦法迴避這些警戒，把他們說成是給另一個時代，另一個種族的，可是我們需要這些警戒，我們需要這句話：「我們就當畏懼。」

主已明說，容易使我們絆跌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而是小事。就是從這些地方看出我們是否願意讓耶穌掌權——我們的言語、我們的意念。就是這些地方我們需要做醒，就是這些地方我們需要戰兢。我們不就是在這些地方退後，在這些地方落入黑暗，在這些地方失去起初的愛心嗎？不就是因為我們在話語上沒有留意嗎？

我們不就是因為隨意的言語、玩笑，乃至不合宜的戲笑而把聖靈趕走的嗎？當我們在所行的事上不謹慎時，世界、肉體和魔鬼就不知不覺進來，使我們被罪迷惑，心裡剛硬。接著我們就有失去冠冕的危險。

主有一次藉著祂的器皿告訴我，我們何等需要從每一件屬世界、屬肉體、屬魔鬼的事上被潔淨。祂問我：「你是否要從每一件這樣的事得潔淨？」，然後又說：「若不這樣，你就要錯過主」。然後牧師停了一下又說：「你不會完全錯過祂，可是你會錯過祂作王。」認識神作王是一個偉大的呼召——呼召我們進入國度。

耶穌基督指的是什麼？祂指的是我們要潔淨，和祂潔淨一樣。你們要除去一切身體靈魂的污穢。可是除非對神的敬畏掌管了我們的理智、我們的心靈、我們的情感，除非我們真的因祂話語戰兢，我們是不太可能這樣潔淨的。神給祂每一位兒女都有一個奇妙的祝福——一個能聽的耳，一個裡面的感動，能極其敏銳於聖靈的吸引，就是聖靈的管制、督責、歸正、教導學義。

神要我在祂面前行走時何等謹慎！而魔鬼又要我行事何等隨便！多少次魔鬼有牠的路，而我們不要如牠的願。當我們行事要討神喜悅，且持續不間斷時，會帶出何等不同的結果。要能達到「好叫你們查驗何為神的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的境界，需要我的靈魂體全心奉獻給我主耶穌基督。可是當我小心操練神的同在，當我在每個意念、每句話語、每個舉動、每個感覺上儆醒，為要在每件事上討祂的喜悅，包括我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事時，喔，神會為我預備何等大的啟示。最大一

場戰役是在這裡贏的，也是在這裡輸的。而這就是為何耶穌非常堅持我們要儆醒禱告。

祂在此說：「你們不能同我做醒片時嗎？」重要時刻來到，人子要被賣了。這時候恐怕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儆醒，而這也正是門徒失敗的地方。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聖靈膏抹的感覺。

當我們想禱告的時候，禱告並不難，可是你需要學習當黑暗臨頭時也禱告。黑暗常常正是試探的標記。看起來神似乎離你而去，把你放在一邊不管。我在軍中有一個類似的經驗。我很強壯，和彼得一樣。我知道我要作什麼。我當然不打算從軍，也不打算殺人。但是當我起來受試煉時，神容許我被試煉到內心深處。他們咒罵我九小時之久，中間沒有休息。神保守我完全平靜，可是在我裡面，我看到自己的懦弱，我看到自己的無有，我看到我的意志、我心中的籌劃、我的熱心，這一切所發出的力量都沒有幫助我，只有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當那九個小時過了之後，我覺得我所有的自尊和勇氣都被剝下。之後，神結束了這次試驗，我且看見祂賜給我一次大得勝。

自此以後，我多次發現這事。當神放下保護的籬笆時，只有神扶持你，沒有別的。不是因為你本來是某某人，不是因為你有什麼豐功偉業，不是因為你自己有多屬靈。可是如果神能幫助我們一直儆醒禱告，祂就能保守我們不失腳。

我們儆醒禱告的經驗必須不住增長。隨著我們年歲漸長，試探也會更強，更詭譎。魔鬼似乎有更多手段對付年長的。他們變得不耐煩，容易恐慌，自滿。不過這

正是神要他們得勝一切魔鬼工作的地方。這是我們必須格外儆醒的地方，免得年老使魔鬼的詭計在我們身上得勝。除非我們一直存敬畏的心，而且像保羅一樣從不退後，反倒一直繼續向著標竿直跑，為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否則我們不會打贏這場仗。

這篇談話之後有方言和翻出來的話：「你們每個人要把我的話放在心裡，並存敬畏戰兢的心去行就好。你不必等到磨難的日子來了被試探。對那些不儆醒禱告的人來說，今天就是磨難的日子。今天仇敵的詭計就要絆倒凡不住在我裡面的人。所以我要你們略略知道，不一直儆醒會帶來怎樣可怕的結果。」

## 主釋放被囚的

厄涅斯·歐德裴

(W. Ernest Oldfield)

有很多證據顯示聖經不是憑人的意思以自然的方式寫的，其中一個證據便是聖經有一個整體的安排和目的。聖經有各式各樣的作者，寫作時間又涵蓋約一千五百年，但整本聖經合起來卻像一個經過仔細構思，既美又對稱的結構。

因為聖經是一個整體，所以聖經本身就是聖經最好的註釋書。這一段會給另一段亮光，如此週而復始，直到整本聖經都明亮起來。有位古聖徒，她終其一生都寶貴聖經，常常默想。有次有人送她一本聖經註釋書作生日禮物。當她被問到她是如

何享受這份禮物時，她說「喔！我喜歡它。不過更高興的是我能有聖經。這本註釋書讓聖經很多地方都亮起來了！」

聖經有整體的安排與思考上的循序漸進，可以在一些事上很有趣的看出來。有三節經文來自三篇看似無關的詩篇，彼此沒有以任何明顯的方式提及對方。但它們顯示了思維上的循序漸進是如此奇妙，包含了重要的福音真理，無疑是聖靈寫下它們。

第一段是詩篇七十九篇十一節「被囚之人的嘆息，達到你面前；願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將要死的人。」這可能原本是指以色列某次戰役中被俘虜的人。他們被判死刑，等著死亡來到。可是顯然這裡還有更深的屬靈真理。這些古時的俘虜代表失喪的人性，被撒但囚禁。他們也被叛了死刑，至終也是一死，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六23）。他們是「落在魔鬼的網羅，被魔鬼任意擄去」（提後二26，另譯）的。尤有甚者，一件不幸的事實是：許多自稱是基督徒的也被魔鬼捆綁。他們被肉體的私慾、無法掙脫的習慣轄制著。他們經歷了一點神救贖的恩典，可是還從未完全釋放。不清潔的思想、批評論斷的態度、不受約束的舌頭將他們牢牢綁住，無情地拖著他們下到毀滅之境。

他們想要被釋放嗎？如果他們是真正得救的，當然想要。可是如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說的，他們會說「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按著我裡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撒但還用另一種方式壓制許多人，就是疾病，這也是捆绑。有一個女人身上有疾病軟弱的靈，耶穌是這樣說到她的：「這女人本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被撒但捆绑了這十八年，不當在安息日解開他的綁嗎？」（路十三16）。彼得也說耶穌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徒十38）。

你還看不出這幅景象嗎？這裡講的是一個滿了犯人的地牢。他們渴望被釋放。他們為要得自由而「嘆息」。神會聽見他們的嘆息而行事嗎？部份答案在詩篇一二篇十九至二十節「因為祂從至高的聖所垂看，耶和華從天向地觀察。要垂聽被囚之人的嘆息，要釋放將要死的人。」

可能會有一陣子看起來神並沒有留意這些可憐受造物的苦境。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殘忍的督工鞭下呻吟時，不就好像是這樣嗎？他們當然會以為神已經棄絕他們了！可是經上記的是「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出二24）。祂以肯定的口氣向摩西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出三7）

所以對詩篇七十九篇「被囚之人的嘆息」這悲慘的哀聲，在詩篇一〇二篇這裡有部份的答案。神確實聽到了。祂從至高的聖所以憐憫和愛心垂看，你們這「有盼望的囚犯」，打起精神來吧！因為你的拯救就要來了。

第三段經文在詩篇一四六篇七節，好像把這場艱苦的搏鬥帶入高潮，因為它有能力，宣告得勝。它雖簡短，卻是完全，沒有保留：「耶和華釋放被囚的。」撒

但的束縛瓦解了。鎖鏈折斷了。腳鐐脫落了。被囚的得自由了！注意這裡動詞的狀態是現在式。「耶和華在釋放。」這不是模糊的應許將來拯救會來到，卻不知道是哪一天。就是現在；是一件已經完成的事實；是全能神口中所出的話！

值得注意的是詩篇一四六篇把人的幫助和神的幫助做了對比（三節，五節）：這些捆鎖是人無法斬斷的。甚至「君王」也沒有辦法幫上忙。但神自己已經宣告了祂的旨意。祂已經發表了祂的「解放宣言」，好像當初林肯宣佈解放黑奴一般。相信吧！接受吧！認定吧！「所以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

## 祈禱的能力

高老牧師

(Roy M. Gray)

### 第十章 禱告中的奮戰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所求上帝。」（羅十五30）

首先吸引我們注意的字眼是竭力。魏毛斯（Weymouth）把它譯為：「以禱告中跟上帝摔跤來幫助我……」請仔細看希臘原文，它是由一個介系詞和一個動詞組合而成。那個介系詞的意思是：「與，一起」；那個動詞的意思是，「去奮力地奪取獎賞，特別是在一個公開的比賽裡。」同樣的字也出現在哥林多前書九章二十五節：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這個字也被使用於並不是在競技場中競賽的場合。那時是指：「去爭戰，去掙扎，去奮鬥。」。在這種情況，它也是：去盡全力，不計一切，全力以赴的意思。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這個字的意義，從羅馬書的上下文中，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其中的涵義。

有一種禱告是需要真正使出全力——靈裡的全力——而卻是我們太經常逃避的。一個懂得一些禱告實際的人，他早晚會面臨到必須在禱告中摔跤的光景。現在，就讓我們來思想我們禱告生活的這一方面——禱告中的摔跤。

保羅盼望羅馬的弟兄姊妹們在禱告中幫助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能成功。他一定是在靈裡感覺到前面有艱難。實際上主已指示他了。然而，你看見，他知道真實迫切的禱告在整樁事情中的重要地位。對他而言，僅擁有對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們宣教的任務還不夠。這項任務還必須被禱告通才行。有一個爭戰在進行。他需要他世界各地忠實信徒們的祈禱。倘若那一次那場禱告的勝利沒有贏得，或許，誰知道，他可能就已喪命了呢！而事實上，他也是九死一生僅保住了命而已。禱告大能保住了這位偉大的使徒，使他以後能寫出他生平中最偉大的書信——以一個每日被捆鎖在三名兵丁當中，羅馬獄中囚犯的身份。

### 屬靈的交戰

再請看以弗所書第六章的一段經文，就是極著名的有關穿戴上帝全副軍裝的那

一段。在提到頭盔、寶劍和籐牌之後，當護心鏡已戴好，腰帶也束上以後，很自然會想到的就是，這位基督徒戰士現在已經準備好要去與仇敵交鋒了。而實際上他也是正是這樣。

然而，戰役是什麼呢？這段對戰士描寫的末尾還有一些話，它們並非另外獨立的句子，乃是整段的結論：「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18節）。這就是啦！勇猛的戰役主要是在禱告裡。我們絕對不要忘記「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12節）

### 穿戴上帝的軍裝

既然我們是跟「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爭戰，我們的軍裝就必須要能適合這種跟超自然仇敵交鋒的戰役。我們必須穿上「上帝全副的軍裝」；不是人的軍裝，不是受人的智慧所指揮的軍裝，不是從人來看戰役所以為適合的軍裝。

上帝知道發生在地球上每一件事情的背後是什麼。地球的命運並不是受地上的指揮。它不是發生在地球上的諸事件的結果，即使表面上看來多麼像是這樣。地球乃是被諸天所推動的；若非被上帝的寶座推動，就是被撒但和牠的魔軍推動。在這樣的一場戰役裡，我們可以看出，我們若沒有上帝的裝備就企圖去與仇敵爭戰，無異就等於自殺。在那一系列上帝所供應的軍裝的末尾，正是最終極的武器——禱告！

若沒有禱告，整個軍裝都毫無用處——就像大衛在對付歌利亞的一役中，掃羅的軍裝對他是毫無用處一樣。

### 站穩

你懷疑禱告的能力嗎？它是否看起來是一件太簡單的事，太不夠去應付地上的難處和物質的需要？我們可以從一些為上帝成全大事的人身上找到得勝的例證。

我們必須先從這「第二個人——來自天上的主。」開始。是祂一直在推動著這世界。根據希伯來書五章七節，我們得知祂：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這是聖經描述基督怎樣地禱告。的確，若有任何人一生的結果是確定的，那就是基督的一生。但是，惟有禱告是上帝揀選來完成祂計劃的方法。

在基督自己的教導裡，曾提到有一位寡婦常去煩擾那位不義的官，直到他應允了她的祈求；祂也曾說過有一個人半夜去他朋友家裡好不容易才要到餅。二者同樣都需要「堅持」才得著他們所要的。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太七7）。這些話都提醒了需要緊緊堅持。無論是耶穌自己生平中的例子，或是祂教導中的例子，都告訴我們：只有藉著經常、不住而持續的祈禱，上帝的計劃才能完成。

### 堅持不放的禱告

他所揀選的眾僕人對這個功課都學得很好，像但以理就是一個例子。

「當那時，我但以理悲傷了三個七日，美味我沒有吃，酒肉沒有入我的口，也沒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滿了三個七日……他就說，但以理啊！不要懼怕，因為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將來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語已蒙應允，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但波斯國的魔軍攔阻我二十一日。」（但十二、3、12、13）

非常重要，對不對？禱告在第一天就已蒙垂聽，但是他還必須再禱告整整三週，這期間屬天的使者正在與反對的勢力爭鬥中。從這兒我們得窺幕後的真情。但以理忠心地在禱告中摔跤直到他覺得有了答案的把握。我們，也可以確定的是：一當我們說出我們的禱告時，就已經馬上被天上的父親垂聽了。但有時候我們必須在信心、感謝中一直地堅持，一直地提醒上帝：我們是站立在信心、愛和盼望中的。

這樣的站立、這樣的摔跤、這樣的奮鬥就摧毀了仇敵的能力，這是任何別的事物所無法辦到的。哥登博士（Dr. A. J. Gordon）曾說：「當你已經禱告後，你可以做比禱告更多的事，但是你無法做比禱告更多的事，除非在你禱告之後。」

當我們摔跤，向上帝呼求，非得心中所求的得著答應絕不罷休，祂就一定要為我們動工了。

### 使用你的兵器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遠超本書的範疇。上帝的每一步前進都是藉禱告而完成

的。既然仇敵是攻擊每一步的前進，牠就必須先被擊敗；而絕對保證牠被擊敗的方法就是——在禱告中的摔跤。

我們還需要再次提醒自己的是：這場與撒但的對決，必須以屬靈的武器來爭戰，來贏取。我們的仇敵是靈界的勢力。魔鬼會引誘我們落到物質的層面上來與牠爭戰。物質的力量是牠主要的兵器之一。在這個層面上，牠是一位遠勝過我們的對手。

如果我們企圖藉物質的方法，藉立法，藉我們精明頭腦的努力和組織的天才，藉宗教團體、或是藉任何一種可稱為是天然的事物來摧毀牠的國度的話，我們早在出發前就已經失敗了。但是當我們是在屬靈的領域裡，基督的公義在此就能顯出功效，信心與禱告在此掌權，而魔鬼是處於最不利的地位——在此，牠已經被擊敗而屈膝了。讚美主！魔鬼的策略是要使我們離開這領域，好讓牠能在牠有較佳裝備的領域擊敗我們。但是我們可以拒絕「降」至牠的層面，我們可以在上帝賜予我們兵器的地方爭戰，而這兵器是絕對可以打敗我們仇敵的。

### 保證仇敵的失敗

這能幫助我們瞭解：我們為何必須在禱告中摔跤。魔鬼——雖然被打敗了，雖然因著十字架的寶血而成為毫無能力——但仍然不肯不抵抗就束手就擒，但是當神的子民握有上帝的應許在他的手和心中，禱告又禱告，站住並歡呼得勝的時候，仇敵就必須投降。

這就是雅各書四章七節的意義：「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還有「……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彼前五8：9）

就是在禱告中，每日且堅持的禱告中，為你自己和別人宣告上帝的應許，魔鬼就被抵擋而退後、征服了。這是一項為著上帝真實的職事。每個人都能進入這項職事，且在其中贏得真正的勝利。上帝的每一個彰顯於外，真實的勝利——某些偉大的復興，某些靈魂的得救，某個國家的新生——每一個這樣的勝利，其背後都是先有了一個禱告的勝利。已經有人或某個群體先跟上帝摔跤並且獲勝了。

哥登博士解釋說：

這是一場兇猛、爭奪的對決。撒但是一個老練的陰謀家和一個頑強的打手。牠拒絕承認失敗，直到牠不得不。這是場關乎牠存亡的對決。

禱告就是在每一個特別的定點、心靈和有關的難處上，一直堅持耶穌的勝利和仇敵的撤退。仇敵只在牠沒辦法的地方讓步。只在被攻陷之處投降。所以地土必須一步、一步地取回來。

禱告必須明確。牠只在迫不得已時才屈服。因此，禱告必須堅持。牠一直要重新攻擊，故已經取得的地土必須一直地持守住，奉得勝之主的名反對牠。

這就幫助我們明白：為何當我們對結果已有充分的把握，或甚至當某些立即的結果已經來到，或那些一般性的結果已經開始來到以後，仍然還必須堅持禱告的緣故。



瞭解這件事也使我们明白：我們並非在與上帝摔跤，好像要去得到祂「不願意賜給我們的東西」。不！上帝想要成全祂一切的應許。祂賜給我們的聖靈，就是要使我们能知道上帝所要白白賜給我們的一切。上帝是豐富富富、慷慨慷慨地賜予，祂所賜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祂樂意賜給我們各人個別的需要，也賜下我們為別人所祈求的。

在我們開始「禱告和為別人代求」的生活時，我們必須確實地認識：上帝樂於賜下我們所祈求的。我們不是在和一位頑固的神、冷酷的朋友摔跤，祂乃是一位慈愛的天父，遠勝世上的父親，祂想把好東西給那些求祂的人。

### 信心的考驗

雖然我們已經指示了一些有關堅持禱告，和在禱告中奮力的必要性，但可能仍然還有人會疑惑地說，為什麼我們需要禱告得這麼辛苦？為什麼不求過以後，就把它交給上帝就好啦？

我們可從自己內心的構造中，領悟這種堅持禱告的必要性更深一層的理由。這可以從屬物質領域的事情上看見。當某些東西是輕易得來，不費分文的，它就不怎麼被寶貴。事實上，它也就不怎麼被享受。倘若一個人的周遭盡是他心所要的，完全不需付上精力、勞力或眼淚的代價即垂手可得，這是最大的幸福快樂嗎？完全不是！屬靈的領域也是如此。那些輕易得來的東西對我們的意義極微。而那些費了堅

忍的禱告才獲得的，就會更多地被珍惜、鑑賞。

請思想那位西頓的婦人。當她來求耶穌幫助她那位被鬼附的女兒時，先是遭到耶穌對她沉默的對待，接著又好像是受到了耶穌的責備。難道耶穌不愛她嗎？當然，祂深深地愛她，不願她錯過任何一樣祂為她所預備的福氣。然而經過這樣似乎是冷漠的對待之後，她難道沒有更多地認識耶穌，超過若第一次呼求就蒙答應？這番話——「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對她難道沒有特別的意義？她的生命難道沒有因著信心的考驗而更豐盛？當然，經過這次信心的加強和加深，她更豐盛了。上帝亦然。上帝今天需要一群肯花時間與祂在一起的人，與祂同工一齊致力於拯救世界脫離魔鬼的掌握。祂不是需要更多的機械或更好的方法，祂是需要更多禱告的聖徒。你是其中的一員嗎？你願與神一同摔跤好讓祂的旨意能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嗎？為何不現在就開始呢？

## 傳講一位榮耀的基督

柯頓·麥設

(Cotton Mather)

### 給一位預備作傳道者的指引

在你用來餵養神百姓的一切主題中，我懇求你，不要讓真正的生命之糧被遺忘了，只要儘可能地將一位榮耀的基督呈現給他們。是的，讓你所有傳道的座右銘就

是——基督是一切。

下面這件事是我在世作旅客的這段年日裡，曾看見過的令我感到難過的事情之一，那就是在最有名的講章中，最受人矚目的場合裡，基督連一次也沒被提到，同時有一些你們視為偉大的人，他們向傳道人提出勸告，勸他們不應該太多傳講基督的本身，他們也將這種勸告視為他們有智慧的一個表記。我曾想過：「那位蒙福的保羅，就是那位說：『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保羅，他會說這樣的話嗎？」

根據一些旅行者的報導，在回教的清真寺裡，有時整個聚會都在講論有關一位耶穌的榮耀；難道那些自稱為基督徒和尊稱為基督教牧師的，講起道來卻反而以拿一位耶穌的榮耀為主題而感到羞恥嗎？因而便那麼少介紹祂，好像要說到祂就是一项羞辱！願神禁止這種事！毫無疑問的，我相信對於那些宣稱是信仰基督教，然而純正的基督教信仰卻正在絕跡或逐漸變得差一些的國家中，其原因無可推諉的是歸咎於對一個榮耀基督的輕看這一項不敬虔的罪，以及充斥在講道中的空洞言語。

神聖靈工作的目的除了我們救主所宣稱的：「祂將要榮耀我」之外，並無其他。並且聖靈向那些很少注意要榮耀祂的聚會中收回自己，那樣的聚會便成為失敗的服事。

我所盼望並強調的就是，你對基督奧秘的知識能明顯地照亮在講道中；並且你自己能夠看重，能向世界傳講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這件事，實在是神所賞賜給你無以倫比的恩典。天堂真的在稱頌這位奇妙的君王，天堂裡的天使所注重的也是向著

這位奇妙的神所發出的讚美！要像他們一樣，永遠不要以為你講道主題中充滿了一位榮耀基督的質素而覺得太多了，祂的位格，祂的職份，從其中可得著的好處，祂的榜樣、祂的受辱與高升。除非你自己很清楚耶穌教導的真理，否則真理不可能完全被洞悉。祂是神的光，在其中你必要見光，並且每一項真理都將在祂的真光中被呈現在你面前。

在你將講論中的每一個主題帶進錫安的會眾時，要思想這一點：「在你面前的這個真理提到了榮耀基督的哪一方面，並要讓你的聽眾也能感受得到。」是的，無論你講到哪一點，要思想這一點會引領我想到我救主的哪一點。如果你傳講到罪的邪惡和人陷入罪的可憐光景，仍要將你的聽眾帶向這位全能且獨一的救主；當你傳講一個敬虔、嚴謹和公義生活中所應有的責任時，仍要將你的會眾帶向他們的救主；不但要提供有關這些責任的一套模式，也要提供如何能活出來、實行且用功在其中的法子；使其成為一個生活的準則，單單藉此他們得以活在神面前。讓我告訴你——若非在基督裡，藉著賜生命聖靈的律使我們脫離罪與死的律，否則要得著神的愛，實在是無法做到的。

要成為一顆星，領人到他們的救贖主面前，並且除非他們已經到了那裡，不要停止。要很確定這件事：這位無限的神之子對祂永恆的天父而言是極其寶貴的；並且我們的救主也已經給我們這個保證：「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你將自己要榮耀神的兒子基督這件事擺在一切事情之上，並讓神的兒子影響你自己及

其他的人，那將是何等偉大良善且美好的事呢！要用一切你所能想到的方法使祂被高舉、被稱頌直到最高處；你將被提入天國裡蒙愛者的行列之中，並且成為大大被愛的人。環繞在祂榮耀、高高的寶座旁不停敬拜且驚奇的天使們，那些按著祂所喜悅而行並以見到祂的榮耀才感歡喜的僕人們，他們將高興地視你與他們同為僕人群中的一位，並要在祂的命令下，飛快地向你行奇妙恩慈的事。

## 從錫安直到地極（七）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 第九章 弗烈德·弗格勒 (Fred Vogler)

「回頭看五旬節運動早期的日子，」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一年間擔任神召會助理總裁的弗烈德·弗格勒 (Fred Vogler) 這樣寫道：「我有個清楚的記憶，那就是我們怎樣等候神。在我們年輕人的聚會中，我們會坐在地板上，或帶著那樣敬拜的態度跪著，禱告或唱著屬靈的歌，像『坐在耶穌腳前』。沒有什麼時間限制，因為我們都消失在敬拜裡了。」

「我們做一切事都是在禱告的靈裡做，當人要選一首歌時，他們會求神賜下恩膏，然後當他們唱的時候，會眾都會受感動。」

「就是這種敬拜的靈，以及對神深深的渴慕，使我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受吸引進入五旬節運動中。」

弗烈德·弗格勒於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三日生在澳洲，他和雙親在一九〇五年與其他七十位澳洲人移民到錫安城。

「救恩、醫治、和聖潔的生活」是錫安城與教會三項強調的真理，其中神聖醫治可能是最突出的。如果有人生病或發生意外，很自然的就會去請教會的長老來，用信心的禱告來為他祈求；因為教會的創立者亞歷山大·陶威，已經將這樣的信心栽種在他的跟隨者裡面。一方面是藉著他醫病的恩賜，許多人因此從醫藥束手的疾病中得了醫治；另一方面是藉著他那不尋常的、大有能力的教導。弗烈德是錫安城被建造在這信心上的數千名成員之一，下面的事件是很好的例證：

有一天弗烈德正轉身跟一位坐在「北海岸」火車上，正要離去的朋友揮手道別時，火車的階梯碰到他的右膝，導致嚴重的膝骨碎裂，而且非常疼痛。四位長老被請來禱告，其中一位原來是醫生，但已放棄其醫療工作。過了三個禮拜又一天，他的膝蓋得著完全的醫治。許多年之後，弗格勒先生的膝蓋去照X光，技師宣稱當年的醫治是個「完美的醫治」！弗烈德·弗格勒藉這親身的經驗，更加確認神聖醫治的亮光，也因此在他往後的服事中能勇敢地宣講這項真理。

弗格勒一家到錫安城之後過了一年出頭，查理·巴罕帶來了五旬節的信息。弗烈德後來回憶說：「雖然有反對的聲浪，我還是去參加了一個小屋裡的聚會，而且

深深的受感動。我非常感興趣，卻沒有加入那一群人，因為我還不願意付代價。但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八日，我計算代價後，決心要一次而永遠的將我的生命獻給神。我將這日期算是我歸向主的日子，因為那是一個與主之間確定的經驗。我很快開始尋求聖靈的豐滿，神也再一次遇見我。從那時起，我為著神將一切都豁出去了。

「當我十六歲，還住在澳洲的伊普斯衛時，我就感覺神呼召我去傳道；當我完全向神降服之後，這呼召變得非常真確。從那之後我預備自己要傳講基督的福音，我積極投入事奉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天，在我歸向主之後。」

「錫安城有一大群年輕人領受了聖靈的浸，但後來有點冷淡下來。我們中間有些人為這樣的情勢有負擔，遂在一九〇七年秋天開始了週一晚上的禱告會。」

「第一週只是八個人到十個人的小聚會，我們等候主，並尋求神引導我們下週一要邀請誰來參加這個禱告會。每個禮拜我們都按神的引導邀請年輕人來。他們中間許多人得救了，許多人受了聖靈的浸，或是再一次被聖靈充滿。從這禱告會中，興起了一大群火熱為神的年輕人。」

「我從事木匠的工作，但用每一刻能用的時間來見證主事奉主。在主日上午聚會之後，我們中間有一群人會到鄰近的肯諾夏（威斯康辛州），帶領下午的聚會或是街頭聚會。」

「後來我們中間有五個人，在錫安大帳幕裡負責帶領一個年輕人的復興聚會，年輕人負責整個聚會，包括講道。」

這場復興持續了五個禮拜，這些服事中最有意思的事是，每晚聚會前年輕人會聚集在禱告室，求問主當晚應該由誰來講道。神賜下真正的復興，「數十位得救了，並領受了靈浸。」

結果一所教會的會眾成形了，我們稱之為基督徒聚會，由威廉·曼利（William F. Manley）擔任領袖，他是一位較年長的弟兄，以前是循理會的傳道人。在往後的年日裡，這所教會成為美國支持海外宣教士的五旬節教會中的佼佼者，其中也有一些他們所支持的宣教士，出自這所教會本身。

復興過後，弗烈德·弗格勒覺得他應該前往更遠的禾場，曼利牧師也支持他。但在他離開之前，他覺得應該請已接受五旬節祝福的該市市長李奇（E. N. Richey）為他按手祝福，當他這麼做時，神藉著方言與繙方言賜下強有力的信息，聖靈說：「不是你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並且為你按立，分派你去結果子，使你的果子長存。」這真是一個預言，它將遠超當時在場聽見這話的人，所能預期的更奇妙地應驗在弗烈德·弗格勒身上！

（李奇後來自己成為多結果子的傳道人，他同他的四個兒子將帶出強有力的福音職事來，其故事見本書第十七至二十章。）

「在一九〇八年初，我踏出了全職事奉的步伐，起初我與班尼特·勞倫斯（Bennet Lawrence）同工，後來羅斯威爾·弗勞爾（J. Roswell Flower）加入我們，那一年我們在印第安那州的摩爾村、法摩、與渥興頓帶領聚會。我們常來到一個城鎮時，還不

知道將住在哪兒，將在哪兒舉行聚會；我們沒有預先去安排一切的經理人，也沒有資金。那些地方很少已建立起來的教會，反對的勢力也很大，但神賜下勝利來！

「我記得其中一個勝利，發生在印第安那波利斯，那時我二十歲，在那兒建立起來的新教會沒有牧師，所以人們邀請勞倫斯弟兄、弗勞爾弟兄、和我來負責聚會。聚會在招魂術信徒的教堂舉行，看起來似乎整棟建築物都被污鬼所附。」

「最近得救的人中，有一位是年輕人，是靈媒的兒子。有一晚聚會後他開始談論招魂術，我試圖使他轉移話題，並鼓勵他將心思專注在主身上，卻沒有果效。」

「教堂辦公室有一張簡便臥床，我決定整夜留下來陪這個年輕人。時候很晚了，勞倫斯弟兄與弗勞爾弟兄離開了，我繼續禱告，勸這男孩禱告並宣告主的寶血，但他已來到一種光景，甚至無法說出耶穌的名字。」

「不久他開始發狂並胡言亂語，撕裂自己的衣服，大聲尖叫，以至於雖然已過了午夜，仍有人聚集在窗邊觀看。」

「我感覺需要禱告的幫助，就請人去叫勞倫斯弟兄與弗勞爾弟兄來，他們回來時，這年輕人變得非常狂野，無法控制，我們無法跟他待在同一個房間內。我們禱告並宣告寶血，尋求神的引導。」

「忽然勞倫斯弟兄覺得聖靈引導他，要命令鬼報上名字來，經過一番掙扎，這年輕人清楚地講出鬼的名字來。然後勞倫斯弟兄叫出鬼的名字，並奉耶穌基督的名字吩咐鬼從這年輕人身上出來。因這超過一切名字之名的全能，鬼出來了，這年輕

人哭泣著，並在主裡大大歡樂。從那一刻起，他得著完全的釋放，後來他跟另一位年輕人同工，在冰島傳揚福音。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〇九年，勞倫斯弟兄跟我加入了柯布雷弟兄（Copley）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帳棚聚會。柯布雷弟兄（Copley）在進入五旬節運動以前，已有二十二年服事的經驗。」

「他常堅持要早起，這對我和弗勞爾弟兄這樣的年輕人不太容易，我們都想多睡一會兒。我們發了一下牢騷，但我永遠忘不了他的回答，他說：『男孩們，當我的會眾有人已開始去工作時，我睡不著。』這句話伴隨我度過一生的服事，當我的會眾起來去工作時，我總是盡力與他們齊步，跟他們一起生活，也為他們而活。」

「在堪薩斯市的聚會，爭戰很猛烈，仇敵很強大，使我們開始有點『在善行上懈怠』了。所以在七月四日，弗勞爾弟兄和我決定將整個城市查看一下；首先我們上到城裡最高建築物的頂層，其次我們搭上路程最長的街車。在那些日子，夏天的街車都沒有門，兩邊都是敞開的，乘客可以從旁邊任何位置上下街車。」

「當我們這樣逛著城市時，忽然望見山邊有個帳棚聚會正在進行，我們立刻跳出正全速行進的街車，跑向帳棚那兒。」

「那是個聖徒的聚會，有一些傳道人在場，其中包括有名望的傳道人；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攻擊五旬節運動，舉出他們宣稱發生過的事來警告會眾，要起來反對五旬節運動。」

「我沒有跟我的同伴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禱告說：『主啊，如果你給我們作見證的機會，我會第一個上去。』不久機會來了，我站起來很釋放地說到主如何在一個五旬節運動中拯救我；我一結束，弗勞爾弟兄立刻接著作見證。」

「顯然那些傳道人們認為有仇敵來到帳棚內，他們再一次起來抨擊五旬節運動。一位坐在我們前面的屬靈姐妹說：『神賜福這些年輕人，我們應當幫助他們而不是定罪他們！』」

「十五年後在堪薩斯市另一個帳棚聚會中，我提起這件事；很意外地在會眾中有幾位見證說，他們是藉著在十五年前我們在那次帳棚聚會中所作見證，而被帶入五旬節經歷的。」

在一九〇七年錫安城領受靈浸的年輕人中，最火熱的人之一是瑪格麗特·鮑伊 (Margaret Boyer)。她是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三日生於賓州的紐伯利 (Newberry)，於十二歲時得救；五年後，在一九〇四年跟她的家人搬到伊利諾州的錫安城居住。她的家庭是因讀了陶威博士出版的刊物《醫治葉》 (Leaves of Healing)，而對他的工作產生興趣的。這個十九歲的年輕女孩開始在基督徒事工上變得很活躍。

她領受聖靈的浸一段時間後，跟一群錫安年輕人在威廉·曼利 (William F. Manley) 的帶領下，參與一個福音隊。他們服事的腳蹤包括伊利諾州的摩林 (Moline) 與堪薩斯州的科比 (Colby)，向西甚至遠達丹佛 (Denver)。

一九一〇年四月七日，她與弗烈德·弗格勒結婚，婚後有兩年他們住在錫安城。

雖然他仍以木匠為業，他們夫婦都火熱地參與服事，不但在錫安城，也在附近的區域。

弗烈德·弗格勒回憶說：「一九一二年，印第安那州的平原鎮開始了一個小聖經學校，由衛斯理·麥蘭 (D. Wesley Myland) 負責，他聖經很強。」

「當我去見麥蘭先生談進這學校的事時，我發現他正在花園裡工作，但即使那樣普通的工作也沒有遮住這位偉大基督徒紳士的尊嚴。當我們談話時，他所說的一些話給了我持續一生的影響；他說：『弗格勒弟兄，我永不會要求一個學生去做我自己不做的事。』他確實如此。這句話深深地烙印在我心裡，我嘗試使之成為我自己生命與事奉的法則。我在這裡修了三期短短的課程。」

在這所名為基比亞 (Gibeah) 的學校裡，跟他一道就讀的包括羅斯威爾·弗勞爾夫婦，以及本書作者的父母理查·賈德納夫婦 (Richard H. Gardiner)。(賈德納太太就靈性而言也是在錫安城出身的。)

弗烈德·弗格勒在他的回憶錄裡繼續寫道：「我們第一個火熱的服事，開始於一九一四年，印第安那州的馬丁村 (Martinsville)。我們在此一直待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最後一天，服事了整整七年。我應基督徒婦女戒酒協會之邀，開始了一個佈道所。她們應許每個月給我三十美元，她們實行了幾個月後，經費就用光了。」

「開始時只有我們三個人：弗格勒太太、我、以及一位姐妹。每個有聚會的晚上，雖然主只帶來那麼少的會眾，我仍繼續持守住。我的主日學進行得很不錯，有幾位得救了，但在春天維持住這些孩子看起來很不容易，因為原野正呼喚著他們！」

我變得非常沮喪，開始想是否要在錢用光之前離開。（我讀聖經學校時還有一點錢，到這時還有剩下。）但主使我持守在那兒，感謝神這麼作！

「在第一個守夜聚會時，我求問神是否願意在第一年賜我們五十個靈魂，使我們在第二次守夜聚會時可以有五十人來到講台前。神開始帶人來，一次一個，到第二年除夕守夜聚會時，我想起向神所求的，午夜時分我數了一數，共有五十三人在場，正是我向神求的數目！」

根據弗格勒的大女兒，在印度做宣教士的凱瑟琳所描述的，她父親還是個年輕傳道人時相當害羞；就他後來所顯出傑出的領袖才華看來，這樣的描述真是難以置信。但他早期確實那樣害羞，他的妻子常須在一個聚會開始時來起頭，然後他會跟在後頭起來服事。弗格勒太太的好朋友愛麗絲·弗勞爾說：「常常有信息的是她，當恩膏在她身上時她非常勇敢，她是個好講員。」許多人認為她勝過她丈夫，確實地，「她認識她的聖經，她認識神，她也有親身的經驗。」很幸運的，弗格勒先生看出她的才能，並且願意讓神來使用她。然而當她的家庭人員增多，直到他們有了五個小孩，她有幾年的時間不再公開服事，而全心教養孩子。

一九一八年，弗格勒先生邀請在附近印第安那波利斯服事的羅斯威爾·弗勞爾夫婦，以及伊利諾州錫安城的葛雷福（F. A. Grave）長老，到馬丁村來帶領特別聚會。他們都一同服事，但每天下午的聚會則由葛雷福長老與弗勞爾太太負責帶領；這些下午的聚會是在家中舉行的查經聚會，葛雷福長老在這方面很傑出。在會後到講台

前追求的時間裡，人們真實禱告到通了。神在這場復興中賜他們超過一百個靈魂，都是精選的果子。

在這期間流行性感冒蔓延，弗勞爾太太也染上了，病到一個地步看起來離死不遠，但神使她活過來。弗格勒太太照顧她，如同自己最親愛的姐妹一般。在舉行特別聚會的這幾週期間，弗勞爾夫婦住在他們家中，使得弗勞爾太太有機會多認識他們的女主人，是一位溫馨友善，講求實際的人，同時也是個認識神的人。

論到這段期間他們夫婦在馬丁村的服事，弗格勒先生在幾年後告訴一群聖經學校的學生說：「我在那兒服事了七年，得著許多經驗。」那段年日中有許多時候，他必須從事木匠工作來維持家計，他也不覺得這是羞恥的事。

「我常不明白為何主讓我經歷這七年，曾有一位傳道人對我說：『你為何待在這裡？為何不換個地方？』有時我試著要離開，但神使我堅守在此，那成為我受訓練的七年。」

「後來我發現神將我預備好，為著進入另外的服事中。年輕人啊，你會常常看見神在預備好祂的器皿上從不匆忙。神總是願意花時間來預備祂的器皿。」

「然後主帶領我去堪薩斯州，而在此之前有另一個看起來更好的提議。不要總是將看起來最好的，就當做是神的旨意。」這是弗格勒在對一些未來的基督工人說話時，加上的評論。他又說：「有些人只是尋求大的地方，但神為你預備的可能是另一個地方。我們中間一位作領袖的弟兄說：『我將離開我的教會，我要你來接

棒。」那是一個已建立起來的老事工，我在主面前權衡了一下，而我看見在堪薩斯州的需要更大，所以我下注於此，決定將我和我的一家搬到堪薩斯州。從我踏到堪薩斯州的土地開始，沒有一刻我為這決定後悔。我們在這州享受了我們最偉大的服事。

「當我初到多比卡 (Topeka) 開展聖工時，只有神知道擺在我面前的是什麼；有時一週的奉獻還不到一塊錢美金，但我必須留在那兒，主使我留在那兒。我雖然過得艱難，但神正在預備我好進入更大的工作與服事。那段時間我親手工作來維持生活。」

一九二三年，弗烈德·弗格勒被選為神召會在堪薩斯州的區域會議主席，他擔任這項職位十四年之久。

論到弗烈德·弗格勒在堪薩斯州的服事，《五旬節福音雜誌》(the Pentecostal Evangel) 這樣記著：「在他的監督下，神召會在堪薩斯州的工作很興旺，藉著帳棚聚會、交通聚會、宣教大會等，他都強調普世宣教，結果是許多堪薩斯州的年輕人成為海外宣教士，也有許多在美國本土成為開拓新事工的傳道人。」

「他鼓勵年輕人去讀聖經學校，當他們畢業時，他會給他們福音帳棚，打發他們到新的城鎮去開拓教會。」(以上的話，以及本文以下出自《五旬節福音雜誌》的話，都摘自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這份雜誌。)

撰寫神召會歷史的梅齊斯 (W. W. Menzies)，寫了下面的事可以叫我們看見弗格勒是怎樣的熱心：「一九三〇年，弗烈德·弗格勒訪問了附近春田市的中央聖經學院 (Central Bible Institute)，邀請學生來使用他為夏天的事工，在那地區所預備的十

二座帳棚，並且應許他們說在秋季學期開始之前他們不會挨餓！」

歷史學家卡爾·布倫貝 (Carl Brunback)，在提到好幾位火熱又忠心的地區監督時，加上這樣一句話：「但沒有人比得上在堪薩斯州的弗烈德·弗格勒的異象與熱心。」

他的這些成就，當然會引起全國組織的注意，遂在一九三七年選他為神召會的助理總監督。那時他是「家庭事工」(Home Mission) 的顧問，這項事工後來成長為一個有八個分支的機構：「新事工」(New Works)、「失聰關懷事工」(Ministry to the Deaf)、「外語團契」(Foreign Language Groups)、「工廠福音事工」(Industrial Chaplaincies)、「美國印第安差會」(American Indian Missions)、「猶太佈道事工」(Jewish Evangelism)、「監獄福音事工」(Prison Evangelism)、「阿拉斯加差會」(Alaska Missions)。

《五旬節福音雜誌》後來又記載說：「他特別感興趣的禾場之一是阿拉斯加，他那麼熱心殷勤地推展這項事工，以致很快地神召會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比別的宗派都多的教會。」

「當慈善部門成立時，弗格勒的名字居首。他又進一步在佛羅里達州建立了給退休傳道人與宣教士居住的家。成立服事者部門，也是出於他的手筆。」

當他在一九五四年從行政上的責任中退休後，弗格勒一家住在伊利諾州的貝勒村，他仍然在當地教會的服事上很活躍，教成年婦女聖經班直到他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的前二週；而那最後二週主日，他雖然身體很虛弱而無法教課，卻



仍參加成人主日學。

他去世前，有十二年之久兩眼雙盲，但他的女兒凱瑟琳說：「他從不抱怨，他總是說神要藉此證明祂的恩典甚至在盲人身上也是夠用的。」雖然他有這樣的殘障，他仍然做一些木工及園藝。

但最重要的是，這段退休又眼盲的年日中，正是他從事禱告服事的日子，凱瑟琳形容說：「他擁有禱告的職事，他也很有系統地規劃他的禱告：星期一早上他去工作之前，會為當地教會禱告，逐一提名為他認識且記得名字的人禱告；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各自為一個宣教禾場禱告，包括遠東、歐洲、近東、非洲、拉丁美洲、和澳洲等；到了星期六他再一次為當地教會禱告，逐一提名為他主日學班上三十到三十五位成員禱告。他使用『禱告的呼召』（Call to Prayer）上頭的資料，他還記得神召會每一位宣教士的生日！」

《五旬節福音雜誌》用這樣的話總結他的一生與職事：「弗格勒弟兄不知疲倦地服事，在每一個戰線上推展福音聖工。他的成就是偉大的，因為他有異象，又願意將自己毫無保留地給出去，好看見這異象成就。」

弗烈德·弗格勒的確是錫安城另一位將其職事擴展直到地極的兒女！